新聞學新論

胡殷著

胡殷著

新聞學新論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一九六六年三月初版
一九七三年五月增訂再版

新聞學新論

全一冊定價：港幣捌元
（外埠酌加運費滙費）

著作者　胡　殷
出版者　文教事業社
承印者　達道圖書印刷公司
九龍官塘道三三六號六樓

再版序言

新聞報紙，無疑已成爲知識份子不可或缺的一份精神食粮，但對于新聞學的學術價值，或新聞報紙的採訪、寫作、編輯、排版、印刷、發行等有關知識，則直到今天，似乎還未爲廣大讀者所顧加以探索或去理解。這也便是新聞報紙在表現上，雖然具有一定的影响，但在功能發揮上，迄未能產生相應的力量。

儘管新聞學已由文字的報道，進展到聲音的廣播，更進至形象的播影；由知識性，發展到娛樂性；由商業宣傳，發展到理論傳播。對人們不斷擴大其影响力量，不斷增加其宣傳重要性。可是新聞學在國人面前，迄未獲得應有的重視，甚至仍處于被忽畧的階段。

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（1914—1917）後，德國有識之士檢討戰敗原因，便深以爲非戰之罪，而係宣傳戰的失敗！從而急起圖謀，並着重新聞理論的研究。自後美國也開始從社會科學中，選出政治、經濟及從人文科學中選出史、地、語文等有關學問，擷取其要義，建立起新聞學的理論體系，跟着英、法、意、日、蘇聯等國也相繼認識到新聞學的重要性 而急起經營 希望藉新聞學以教育民衆，以助政令推行，以維護經濟措施，以達不戰而屈人之兵，以配合戰畧戰役的攻勢，以達思想宣傳戰的目的…而積極訓練新聞人材，不斷研究如何發展新聞學的實用價值。可是更有好些國家，仍

受着：「新聞乃專門職業，而非專門科學」的歪纏。深受——「世間祇有一個新聞學校，那就是最完善的報館」——Henry Waterson「及新聞教育是最陰暗可疑的教育冒險」——Robert N. Hutchin的影响，認爲培養新聞人材，最好由報館作學校，無須另耗資材，浪費于不切實用的專科訓練。

這一落後的觀念，我國過去許多新聞學者也嘗縈廻腦際，深受其影响，從而對新聞學的進展，形成遲滯不前。一般刋載新聞，在表現上，便也只能作表面事象的報道，難有觀察事件本質的學識，更無法對某一事物，作深入的分析、批判、建議、創造、而失去新聞的積極性、潑辣性、自立性、建設性。

顧報社的經驗主義，雖有其某種程度的實用價值，但在新聞發展的功能上，無疑是缺乏一種遠見、識力，責任心與道義感，失了創造力的革命精神。縱有資質特佳的從業作突出表現，終也屬于鳳毛麟角之類，且也難免事倍功半，而絕大多數是無法跳出原有基礎知識範圍的框框，或祇能作某種技術的改進，而無法改變一般舊貌，進入另一嶄新的境界。

我國新聞學未能若新聞先進國家飛躍發展，無可否認的是新聞教育的失敗，由于教育當局未加重視，遂致不論社會人士，專家學者，報社老闆，也便跟着忽視其重要性。相生相成，引致新聞學教授人才極度缺乏，新聞學著述少得可憐，一些大專院校的新聞系，多陷於經費支絀，設備簡陋，參攷書籍，實習工作，兩皆缺乏。形成一般學子，讀完一定課程，亦每學難致用，或學無所用。

如所周知，新聞學的意義和內涵是生長的、活動的、發展的。因此，新聞記者必須有專業的訓練，使其學識、能力、抱負、胸襟，均能有高深的造詣和素養，始能運用如椽大筆，担當起推動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代的責任。

誠以爲今後新聞教育如要獲得開展，首先必須平反過去的錯誤觀念，進而積極引起青年新秀的興趣和注意。喚起大衆明瞭新聞學的重要性，認識新聞事業乃不朽之大業，從而鼓舞起一般學習新聞學的巨潮。教育當局，更要在課程中作一硬性的規定——高三列爲預修科目，大專學院列爲必修科目。內容方面，純新聞學術與新聞技術並重。加强人事，充實設備，達到理論與實踐合一，知識與品格並進；學用一致，才可引起學習的興緻，才能日就月將，不斷進步。

本書印行以來，廣獲新聞界及教育界力爲推介，至深感奮。惟各篇所陳，仍僅屬一種提綱，文字雖力求避免枯澀。但好些詞彙，仍難盡祛暗晦，而錯漏之處，尤所在多有。今茲再版，除將各方勗詞刋誌惕勵外，幷竭力尋求有所改進；尤冀能拋磚引玉，以達致完整新聞學理論體系之確立，新聞技術的獲得躍進，使新聞事業能邁步向前，人類視野能有大幅度開展

胡殷謹識　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於香港北角

原序

從事編務，瞬屆廿年。由於棲遲海角，澹泊窮愁；蝸居藜藿，未若陋巷簞瓢，便也悠然自得，懶到無聊。莫說寫書成冊，筆重千斤；就是拾篇爲帙，也覺繁難萬種。視儕輩之著作等身，嘗不勝徬徨悚息，不知何以爲懷！

而今，總算將幾年來在華僑書院講述新聞學散稿，在友朋同學多方策勵催促下，集納成冊了。濟夜思維，其亦可少減愆衷耶？

惟是此一講稿，歷年既有增刪，逐月逐日都在修改，用見——工作崗位雖謂足廣見聞，亦僅止於仰數華星之寡陋；教學足以相長，亦唯體認永難臻於理想之愜懷！幾回繞室，也嘗興思：「既難定稿，豈容遽行付梓？貽笑大方，尚猶事小；紿負讀者，心何以安！」審度再三，尚未致愚而好用；況改不勝改，攻錯惟借他山。爰將管窺一得，草付剞劂。以就正於同業先進　賢達高明！

是爲序。

胡殷　熾輝　識於一九六六年乙巳仲冬

香港北角濱山臨海十層樓

胡殷其人其書

于肇怡

于肇怡兄係新聞界前軀，南來後繼續致力文化工作不輟，除主編華僑日報文史版外，著有「報紙與現代生活」及其他歷史故事等書多種。去歲因積勞成疾，病逝九龍伊利莎白醫院，友好莫不深致哀痛！玆將此文錄刊，既紀其學養，亦誌其高義也。

胡殷謹誌　於一九六八年冬

胡殷（熾輝）兄是我南來以後所結識的新聞界朋友之一。在現代中國歷史上，新聞記者（廣泛的說，即從事新聞工作者的總名稱）這一項職業，具有異常複雜而微妙的涵義；他們極多是以書生論政，往往有種「布衣傲王侯」的自尊，而在別人心目中 他們的地位有時則很飄忽不定 正所謂：「早晚行情不同」。加之，由於社會上一般文化水準的差異，新聞記者的物質待遇，自然亦未臻理想，這一點，也會深深影响他們中個別份子的操守，而使社會人士對他們這一羣人更感到驚愕、迷惑。正因爲這一點原因，我對於凡能爲新聞界爭人格爭報格的朋友，都特別敬禮有加，內心常爲他們感到一種說不出的驕傲，對胡殷兄來說，我也就是基於這一感念，纔自動的與他訂交的。

我與胡殷兄認識的時間不過數年，見面的機會也並不太多，但我對他的了解却在更早的十多年

以前，在他的寫作中乃至別的朋友談話中，我早已深信這位埋頭苦幹堅守自己崗位的報界鬥士，是一位合乎中國傳統的所謂狷介之士。所謂狷介，也就是古人說的「非其義也，非其道也，一介不以與人，一介不以取人。」（古人說「一介」的介是「芥」字借用，胡適之先生曾懷疑「一介」也許是古代曾作貨幣用的貝殼，實不無道理。）這種狷介的品行，對此時此地的新聞記者來說，尤其是最不可缺少的條件之一。也惟有這類獨立特行的狷介之士，他們不僅在行爲上能够做到「一介不苟取，一介不苟與」，即在學問上也必定可以成就一絲一毫不草率，不苟且的巨大貢獻。我在認識胡殷以後，即已完全證實了我所推想的一點沒有錯。在某一件小事情的交手上，我更發現他的個性比我所想像的那種狷介之士，還要負責認眞不肯馬虎。近年來他在本港華僑書院担任教席，所教的正是新聞學。從此，他夜間編報，白天寫作兼教書，工作這樣辛勞，却從不缺課，其治事之勤，固無間風雨。由此證明他不但是一位盡職的新聞記者，也是一個極其難得的教育工作者。

胡兄在華僑教了數年的新聞學，頗受莘莘學子的愛戴。也就在這班同學們竭力促動之下，他的這本「新聞學新論」終於出版了。這是他二十年來從事夜生活（新聞工作）的辛酸的結晶，也是幾年來在華僑書院上課時的講稿。不過這部講稿，他自己說：「歷年既有增删，逐月逐日都在修改。」一個狷介之士，對於自己的作品，可說是「永難臻於理想之愜懷」的。但是，筆者以一個普通讀者的立場來看這一本書，對新聞學的知識，實已包羅萬象，鉅細靡遺了。

本書內容，大致分爲十二講：第一講，「大專學生都應修讀新聞學」，第二講「新聞學的涵義和研究方法」，第三講「新聞事業的特質」第四講「報紙的權威」第五講「走進窄門的報紙」，

第六講「記者可爲不可爲」，第七講「新聞記者的條件」，第八講「什麼是新聞？」，第九講「怎樣採訪新聞？」，第十講「新聞如何寫作？」，第十一講「新聞寫作的表達方式」第十二講「新聞的編輯」等。

以上十二講，除了第一講是啓發大專學生及知識青年研究新聞學的興趣以外，其它都是闡明新聞、新聞學以及新聞事業的眞正意義，是每一個生活在現代社會中的人，所不可不知的。以下是本書的幾個特點：

第一、論學之書，往往失之枯燥無味，令人無法卒讀。本書作者的筆調流麗輕鬆，趣味盎然，有如使人讀到一篇晚明文人的小品。所舉的例證，又都是眼前的實例，更引起大多數讀者的興趣和共鳴。

第二、對今天的新聞事業，作者並未一味的加以盲目捧場，而能眞正的做到「有碗說碗，有碟說碟」。例如在他的「走進窄門的報紙」一講之中，指出當前報業的三股暗流（商業化、黨性化、國族化）的相激相盪，更不諱言眞正的新聞事業由此受到的打擊，以提高世人的警惕。這才是眞正忠實於新聞事業者的心聲。

第三個特點，自然是作者的現身說法，盡情地分析了新聞記者的可爲與不可爲。先將新聞記者的艱苦滋味，一一予以描劃，使打破了一般青年似乎一登無冕王座即可享樂無窮的夢想。接着再提到從事新聞工作者眞正樂趣，崇高地位，凡抱有此種人生理想的青年，曷興乎來！前者是理智的，後者是感情的，作者均能暢所欲言。

第四、許多有志于新聞工作的青年，他們亟須知道的還是怎樣去做新聞記者的這件事。作者在第九講，第十講，第十一講中，分別對採訪、寫作、編輯等部門的工作，有所闡釋，眞可說是不厭其詳。這是本書的壓軸之戲，也是作者「金針度人」的初衷。讀者如能循是以求，將不難成爲一個全能的新聞工作者。創造中國未來的新聞文化，其在是乎？

不久以前，台北方面曾有人提倡所謂表揚好人好事運動。我覺得胡殷不媿是香港新聞界的好人，他的這部「新聞學新論」，更是最近香港出版界的一本好書。自然是值得推薦的。正如胡殷兄在這本大作中「新聞寫作的表達方法」這一講所告訴我們的：「在林林總總的新出版圖書中，找出幾本應該特別受到重視的書籍，加以中肯的評述，避免一般讀者爲一些濫調陳腔，或黃色流毒作品的宣傳作弄。」旨哉是言。我認爲這本「新聞學新論」正是值得我們重視的書籍之一。雖然我的評述，却並不十分「中肯」。

原文刊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廿九日香港華僑日報文史版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「新聞學新論」評介

唐碧川

戰後二十年來，海外的出版事業不能說不發達，但新聞學著作却非常之少。而由報人執筆，冶實踐與理論於一爐的著作，更屬少見。

「新聞學新論」就是這樣的一本著作。作者胡殷是一位現任編輯，對新聞工作有了近二十年的經驗。在這本書內，發表了只有「內行人」才知道的報界事象。

它是一本學術性的著作，高度地發揮了新聞學理論上的問題；但同時亦是一本文藝性著作，作者的文筆清新可喜，富幽默感，娓娓談及報界軼事，趣聞，如讀小說。因此，它絲毫沒有一般學術作品那種枯燥和煩悶，任何人都可以把它當作文藝欣賞。尤其是中學高年級及大專生，更屬一本既益見聞，復可作爲國文的輔助讀物。許多同業讀過此書後，特別喜歡作者行文的筆調和修詞，覺得此書的典實閎博，趣味雋永。

作者在第一章就提出了「大專生都應修讀新聞學。」驟看起來，這似乎是驚世駭俗之論。但只要人們想一想，今天報紙銷流之廣，影响之大，實非其他事業可比。而近年來，中文大學和大專學院，紛紛開設新聞學系，而就讀者亦大增，便知新聞學之興趣，實在是一股新潮流，並且是適應這時代的需要。

或者有人會問：讓新聞學系的學生去研究新聞學好了，爲什麽連唸物理系的，數學系的，歷史系的……學生，也要畧懂一點新聞學呢？對于這問題，作者提出了有力的答覆。既然你是大專學生，那就是社會上高層的知識份子，你當然不能不天天讀報。假如你把幾份報紙作一個比較，你便會發覺許多驚人的現象。同一事象，電訊淩亂；同一事體，標題各異；同樣事實，寫法不同；同樣事件，態度不一；而弄到所謂「相驚伯有，自欺欺人，莫知所措；或庸人自擾，自貽伊戚，莫可名狀；或頭暈眼花，自亂步驟，莫明所以；或是非不分，自惹其災，莫可究詰。」明瞭了這些，難道新聞學可以忽畧嗎？

作者又指出，知識分子總不免要看，要聽，要講，要想，要寫，而所看，所聽，所講，所想，所寫又無處不涉及宣傳。

在現代生活裏，政治，軍事，經濟，脫不掉宣傳；傳道說教，授藝，也離不開宣傳，售貨，招生，介紹，銷票要宣傳；競技，演奏，藝展也無時不在宣傳。濃粧淡抹，服飾麗都，珠光寶氣，搔首弄姿是宣傳；譁衆取寵，標奇立異，滔滔不絕，獨排衆議也是宣傳。炫耀主義學說，贏得信徒要宣傳。爭取愛人結同心，也不能不依賴宣傳。因爲有宣傳，然後才能出奇制勝，人類才有進步。一個成功的人，可以說他宣傳得成功；一個失敗的人，也可說是宣傳上的失敗。你要明瞭宣傳，便不能不懂新聞學，然後才可以避開別人的圈套。

作者又對知識分子作一個深刻的分析。他指出除了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的懶人，都不能不有他的一份名利心，這一名利心，也即是社會進化的動力。因此，人們才會努力去尋求知識，積極去練

習技能，刻苦，耐勞，冒險，進取，也便是名與利的鼓舞。假如沒有了名利心，人類社會便將遲滯不前，甚至要倒退回冰河時代那種蠻荒的生活。

作者大胆地指出：摩頂放踵利天下爲名，莫之爲而爲，莫之致而致也爲名。大展經綸，雨露蒼生爲名；樂善仗義爲名；閉門述作也爲名。至于利呢？逐什一之利是利；煑海爲鹽也是利；利己及人是利；利國福民也是利；好大喜功爲名利；發明創造也是爲名與利。人既不能脫離這名利的圈套，要如何求取嘉名義利，新聞學將給各位一定的幫助。最低限度可以幫助各位去認識，去理解。知識份子既具有知識的追求，又有友誼，事業，和名利的追求，那麽，更不能不修習新聞學。因爲新聞學爲各種追求提供豐富的資料，和啓示一種成功的門徑。世界成名的人物，雖不一定都曾唸過新聞系，但都一定要認識新聞學或者研究的學問與新聞學有密切的關係。

作者在下半部裏，高度地發展了新聞學的理論，多方面談及新聞學的技術問題，包括了新聞記者是什麽？社會人士對新聞記者的看法，官方對記者的看法；新聞記者應具的學養，新聞記者的責任和信條，什麽是新聞？新聞在那裏？新聞有沒有定義？新聞包涵些什麽要素？新聞和謠言、廣告的分野，怎樣採訪新聞？新聞採訪的意義，新聞的來源，採訪的權利，採訪的種類，採訪的要則，新聞如何寫作？新聞寫作的意義，新聞寫作和文學寫作的異同，新聞寫作的結構，新聞寫作的獨特格調，新聞寫作的誡律，新聞寫作的體裁和行文，新聞寫作的表達方式，社論　專論、特寫、短評、評介、花絮、新聞的編輯，編輯的地位和任務，編輯的條件和生活，怎樣編輯？編輯與翻譯，編輯與校對等。

讀完此書，不能不佩服作者目光的遠大。作者指出，黨性化的報紙愚弄羣衆，造成對領袖的盲目崇拜；國族化的報紙，宣揚種族優越感，挑撥民族間的仇恨；煽動戰爭，並闖下彌天大禍。作者在此引用史例，紐約一間報紙曾爲了銷路，派員到古巴製造新聞；終于挑起美國與西班牙之戰，以至犧牲了無數的生命。近代許多戰爭，如果沒有報紙輿論去興風助浪，好戰之徒是不致於過事大胆妄爲的。假如輿論能公正不阿，詞嚴義正，對于勢均力敵的對手，固然不敢貿然啓釁，對于弱肉强食的戰爭，也不致公然打起來。因此作者熱誠希望輿論能發生它的眞正力量，使大衆認識戰爭的殘酷，以期消滅戰爭，導致人類進入和平幸福的天地。

——見一九六六年七月廿五日星島晚報星晚文化周刊

新文學與新聞學

從胡殷著「新聞學新論」說起

管芝

一個新聞從業者能够把自己的工作經驗寫成一部書，這是值得可喜的事；也是難能可貴的事！在以往，曾有人發生錯覺，以爲新聞記者的作品，都是「急就章」，根本談不上什麽文學不文學，充其量只能稱爲「匆促的文學」。其實，新聞記者寫的評論，特寫，不就是議論文，小品文嗎？那麽，亦即是可列爲文學的範疇的。

新聞學之成爲一專門的學科，確是近數十年來之事，由於歷史尚短，當然難與其他學科相比。然而新聞學所包括之範圍，浩如烟海，消息、傳記、小說、散文、專論、評介，還有其他專門性的特刊等等，眞可說是文學之總滙。

胡殷先生字熾輝，從事新聞工作達二十年，有豐富的經驗，近以其在大專講授新聞學講稿集成「新聞學新論」一書，內容是新譎的，充實的，言人之所未言，見人之所未見。全書達二十萬言，共分十二講，對於新聞學的涵義和研究的方法，以及新聞事業的特質，新聞記者的條件，新聞的寫作，新聞的編輯諸問題，均有精湛的闡述，並論及大專學生都應修讀新聞學，更可謂獨具慧眼。

「新聞學是什麽？到現在還沒有一個比較具體而微的涵義……如衆共知，新聞學是一種新興的

社會科學」。（見新聞學新論第二講）爲什麽大專學生都應修讀新聞學呢？胡氏在第一講稱：「新聞學誠然是一門新興的科學，但它是一個多采多姿的科學。它的內容包涵人類各種臆念和事象，它的範圍至大至廣。就空間言，碧落黃泉，古今中外，大至浩浩鴻溟，小至原子微塵；就時間言，上至混沌初開，乾坤始奠；下至李淳風，劉伯溫也推算不及的未名歲月，它既談及衣、食、住、行、育、樂的常情，也論及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的道理。既有虛無縹渺的臆念，也有實實在在的事象。胡氏更列舉修讀新聞學的理由：（一）知識份子每天不能不閱報，（二）知識份子不能獨處，（三）知識份子都浸霪在宣傳中，（四）知識份子都有一份「名利心。」他又說：「教育家，政治家都一致承認：人民的知識水準普遍提高，國家便可臻於眞正富强康樂。在此，願套用類似一句：人人對於新聞學都有一定的認識，能洞察天下處心積慮者的名利心，防止或撲滅用不正當的手段去塡滿那狂妄的心潭慾海，天下便可達到眞正太平，全人類獲得安居樂業，努力精進，各樂其樂，與衆樂樂！」

新聞學在中國，曾做過什麽貢獻呢？在談這問題之時，我們想起了戊戌變法維新的策動者之一的梁啓超先生，他創辦報紙，（新聞紙）鼓吹革命，梁氏有文學的淵源，對於古文很有修養，然而他在報紙上所撰寫的文章，爲了普遍地使人看得明，於是採取一種自由體的寫法，以求大衆化，他自稱這種自由文體，爲「新文體」，這種文體是用語體來寫，但也間有文言，雅俗共賞，故此可以說，梁氏是中國新文學的提倡者，亦可以說，他是新文學維新的先驅。雖然「五四」運動以後，一般都推崇胡適先生在新文學的成就，不過，我們追本溯源，是不能忘記梁啓超先生的。梁氏自己述及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